

《華嚴經》我們啟講「春和主夜神」這一章，這是《四十華嚴》初地的開始，要登地了。《法華經》我們也正講到序品，經文的開端，可以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，機緣可以說非常的殊勝、非常的難得。《法華》在過去，我們將玄義講完，玄義的講解我們是依據大義法師《法華經大成》來講的。不過在講解的時候我們將它的次序顛倒了一下，那是將經題我們是最先介紹，提到前面介紹，然後我們就依照「教起因緣」的次序，在去年年底講完。因為玄義講的時間相當長，有一些同學覺得長期沒有講到經文，所以退席的人也就不少。現在我們開始接觸到經文，喜歡讀《法華經》的同學，如果有這個機緣我們應當順便告訴他，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講到經文。好像其他的道場也有講《法華經》的，如果時間不衝突的話，《法華經》能重頭聽一遍也是非常的難得。這部經的分量與《楞嚴》不相上下，教義的內容與《楞嚴經》可以說是相輔相成。在玄義裡面我們讀到過，它與《華嚴經》是同一類的，在「部類品會」裡給諸位介紹過，都是大乘圓教的了義經。

今天在此地，頭一個「人題」裡面，這個我們得念一念，「妙法蓮華經卷一」。我們用的本子是冠科的本子，科註是蕩益大師的科註，我們這次講解還不能用他的科註。那用他的科註，就是蕩益大師的《法華經會義》，他有這部註解，現在在《蕩益大師全集》裡頭收進去了。除《全集》之外，這個有單獨流通的本子，好像最早是瑞成書局翻印的，它是精裝上下兩冊，平裝是四冊，這是很久就有這個本子流通了。這個科就是跟《會義》的科完全一樣，這是附帶給諸位說出來的。我們今天所講的是根據《法華經大成》。人

題是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」，這個題在此地我們就把它省略掉，因為在「弘傳序」裡面給諸位介紹過。請看品題：

【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】

本經一共有二十八品，每一品都是獨立的一部小經，每一品都可以單獨的弘揚。像本經弘揚得最普遍的無過於「普門品」，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」，單獨講這品的人也非常之多。但是無論講哪一品，品題上一定冠著有經題，就是「妙法蓮華經」這五個字。所以你隨便講哪一品，一定要先講經題，再講品題，經題是共同的，這在前面都已經說過。經是這一大部的總題，品是這一大部，要是以中國話來說，就是每一篇、每一章，就是篇、章的別名。品這個字雖然是取同類的教義聚集在一起，所以叫品類，聚集是有這個意思在。但是這二十八品總屬於妙法經者。第一品叫『序品』。正如同我們世間一般的書籍，你看我們把書一打開，前面有一篇序，而世間的序大多數都是請別人作的。序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介紹這部書的。也有自己作的，所以說自序。可是佛經的特色就是它本身就有序，無論經的部頭大小，所以它的結構是由序、正宗、流通，由這三個部分（這三個結構）組成，這是佛經比較上特別的地方，這個義趣非常之完整，組織嚴密。像大部經大概這個序它要佔一品，像本經就是如此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序品尤其是長，但是在《華嚴經》裡面它並沒有用序這個名稱，實際上是「序品」，就是「世主妙嚴品」，它是屬於「序品」。這個序字我們也無需要詳細來介紹，諸位可以從註疏、講義裡面去研究就曉得，一般書籍文章序義之由來。

在佛經的教義裡面來解釋，序通常有三個意思，就是有「次序」的意思，是按照順序來排列，它是排在第一；它有「由序」的意思，也就是教起因緣，總是敘述這部經的發起；第三個意思叫做「

述序」，就是敘述的意思。如果從經文上來看各有所指，像「如是我聞」這些字樣擺在一部經的開端，這是屬於次序，不能夠顛倒的，這就是六種成就。像「放光現瑞」，這是敘說這一部經發起的因緣，所以屬於由序，就是因由。到彌勒菩薩跟文殊菩薩這一問一答，引發這大經，這就是正說，引起世尊講解這部大經，這就屬於述序。在這一大段裡面，這一品就是一大段，由於義類相同，結集經的人把它結集在一起，這就稱作一品。就好像我們中國過去編書，聚集這些意思，我們叫它做一篇、一章，像我們現在讀的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一共有二十篇，那個篇很像佛經品的意思。它也是把意思差不多的聚集在這一篇裡面，把這一篇訂一個題目，這所謂叫做品。關於品題，有一些品題是佛自己說的，有一些不是佛自己說的，而是結集的人把它加上去的，後人加上去的。或者後人也沒有加，佛也沒有說，翻譯的人為了要把這個篇章、段落標示明白，他把它加上去，就是翻譯的人加上去的。這是講品題的三個來源。

這一品主要的是要告訴我們教起的因緣，妙法興起之緣由。雖然是一部經的發起，實在講把整個經的精華已經是圓滿的含攝在其中。所以古人有個比喻，叫「如人食蜜，中邊皆甜」。因為有些人他有個錯誤的觀念，認為序分不太要緊，正宗分很重要，就疏忽了。實際上序分序的什麼？序的正宗，所以沒有差別。利根的人一看到序，全經的義理他都明瞭，不必再看。這就好比開會，序品就是開會之初看看主席是什麼人，出席的是哪些人，是列什麼樣的議程，這一看全都明瞭，不必等到他在那裡開會討論，不必等，都曉得。序品的意思也就是如此。

序是引發正宗的，「品則總別名理」，「第一」這是說它的順序，這是數目的開始，它列在第一段。本經的大分，《法華經》由於天台大師的提倡，在我們中國非常之盛行，可以說僅次於《金剛

經》。因此自古以來的註解就非常的可觀，我們現在在《續藏經》裡面能夠看到有幾十家的註解。當然這一切註解當中是要以智者大師的註解為正宗，就是法華三大部，智者大師的註解叫《文句》，就是《法華經文句》，註得有相當的深度。智者大師的註我們看起來也很不容易懂，他的門人把他的註是又做了一次註解，等於我們講疏一樣，就是註解的註解。註解的註解它叫做記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《法華經文句記》，那就是《文句》後面又帶著附有註解，就像我們一般來講疏鈔一樣。我們看《華嚴經疏鈔》，《疏》是註經的，《鈔》是註《疏》的，就是《疏》的註解。智者大師的《文句》是註解經的，而《記》是註解《文句》的，所以跟疏鈔的意思是一樣的。

但是清涼的《疏》與《鈔》都是他自己作的，他一個人寫的，當然註解是決定沒有問題、決定是正確，清涼的意思。而《文句記》，這《記》不是智者大師自己作的，是他的門人作的。但是門人作的也非常正確，為什麼？常常聽大師講經，因此《文句記》也就等於說智者大師自己作的。《文句》是章安大師，他的著作也是非常的豐富。但是章安的東西我們讀起來就是能看得出來他有點囉嗦，敘說是不厭其煩。《文句記》一共是有，好像現在朱斐居士翻印的線裝本，有二十本。這是天台宗最主要的一部分，就天台三大部。這就是《法華經玄義釋籤》，就是談玄，那是《法華經》的五重玄義。五重玄義你看那個本子，我們圖書館也有，是精裝的，這麼厚的本子三大本，是《法華經》的玄義。《法華經文句記》的分量跟《玄義釋籤》差不多是一樣多，諸位想想當年大師在世的時候，談玄說妙那種殊勝的狀況。

除此之外，天台宗有一部修行的方法，這經是解理，是講解分，解當然要行，而天台之行是用的《摩訶止觀》，而是以《小止觀

》為入門。當時《楞嚴》還沒傳到中國，有一位印度的法師拜訪智者大師，在天台看到天台運用的止觀，他非常讚歎，說這個方法很像印度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方法。於是《楞嚴經》沒到中國來，我們中國人就曉得印度有部《楞嚴經》。《楞嚴經》他們視之為國寶，不對外流通的，就是不准外國人看的。所以吝法的果報，諸位現在能看到，印度人當年吝法，現在印度沒有佛法，從公元十一世紀以後佛法在印度就消滅掉。佛法裡面所講的因與果，因果報應，諸位要細細去觀察，確實太明顯了，一點都不假，種什麼樣的因後來一定有什麼樣的果報。這個法可以吝嗇的嗎？

但是天台的止觀與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講的方法畢竟還是不同，可以說它類似，並不完全相同。天台的方法是用三止三觀，最高的是講到一心三觀。而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，大家都曉得，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。由於過去有這麼一段事實，所以《楞嚴經》傳到中國之後，天台家的子孫就爭著註解《楞嚴經》，就是以三止三觀來解釋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。我在此地把這樁事情說明，就是因為現在這兩部經我們圖書館都在講。這兩部經確實是有很深的淵源，至少在我們中國是如此，有它歷史上的淵源。這種講法可以說一直從唐朝到明朝，很少人提出異議。在明朝的時候交光法師，就是《楞嚴正脈》的著作人，他就不同意天台的講法。你看《楞嚴正脈》序文裡頭所記載的有一段事情，那段事情我們想想大概也不會是假的，因為過去的人不大容易說假話，他也不太標榜自己。

交光法師在序文裡面說，他的壽命已經到了，命已終了，阿彌陀佛已經來接他。由此可知，交光大師是一個念佛人，臨命終時阿彌陀佛來接他。他就跟阿彌陀佛說，我很願意生到佛國，可是有一樁事情很遺憾。阿彌陀佛就問他什麼事情？他說《楞嚴經》的註解，從古到現在意思都不甚明瞭，我很想重新把它做個新註，就是阿

彌陀佛肯不肯准他幾年假？阿彌陀佛就同意了，就准了他的假，他就又回頭來了，有這麼一段事情。從這個地方來看，至少他在念佛上已經達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個境界，其他的功夫我們不曉得，至少他往生是取得了。他是從阿彌陀佛那裡請假回來註經的，我們在他《正脈》序文裡頭看到這麼一樁事情。他提出來的，他是以經來解經，就照《楞嚴經》裡面的意思，「捨識用根」。他不贊成天台的三止三觀，天台的三止三觀沒有離心意識，用的是意識心。而《楞嚴經》裡面，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它不是用的心意識，它是離心意識。

從此以後，《楞嚴》才有新舊兩大派的爭執，舊派要守住他的老觀念，新派覺得交光法師這一發明很有道理。圓瑛法師就是走的交光法師的路，你們看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。可是蕩益大師的《楞嚴文句》，他是走的保守的路線，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蕩益大師可以說也是宗教皆通的人，不曉得他對於《楞嚴經》為什麼還要守住天台的老路子。我提出這樁事情，就是前年在香港往生的海仁老法師，他往生的時候也九十多歲，他在香港有楞嚴王之稱，一生弘揚《楞嚴經》。他所取的就是蕩益大師的《楞嚴文句》。我也跟諸位說過，他大概有五、六個學生跟他學《楞嚴》的。跟他學《楞嚴》不但背經，要背註解，就是蕩益大師的《楞嚴經文句》，是連經帶註都要會背。你要是不會背，他就不收你做學生；你要跟他學的話，先要把經、註統統都背會，他才肯收你。這是我們晚近看到，不管他是走的哪個路線，這種態度、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敬佩的，我們其他的門下還沒有見過這麼嚴謹的教學。我現在要求同學們就至少要背經，註解我並不贊成，不贊成背註解，背經。因為再背註解，那真是就如同從前天台家的做法，容易被文字所轉。尤其容易先入為主，免不了分別執著，這個很容易造成堵塞悟門的現象。

所以我是不贊成背註解，我贊成背經。但是背經，我一再給諸位說，我們是用背誦的方法將三學三慧一次完成，決定走開悟的路子，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中，我們走的是這個道路。前面交代的話我就講到此地。

現在我們就看序分，序分裡面，在一切經裡面它的格局，都有「通序、別序」，或者叫「經後序、經前序」，也有叫「證信序、發起序」，名目很多。為什麼會有這些名目？這些名目都有來源，這是研究教的人不可以不曉得。從「如是我聞至退坐一面」，這一段是通序，為什麼說通序？一切經都有這樣的字樣，通於一切經。但是雖然講通，通中有小別，有小的差別。為什麼？像處所哪裡不一樣，這部經在靈鷲山講的，有些在舍衛國講的，處所不一樣。還有說歎德也不相同，上首表法各經也不樣，所以是大同小異。為什麼這個序又叫做經後序？因為這些序文並不是佛說的，佛當年講經並沒有一升座，「如是我聞一時」，沒有講這些。這些字樣是佛滅度之後，結集經的人把這一部經結集完了以後，再把這段話放在這前面，所以是一部經結集完成之後再加上的，就叫做經後序。也叫做證信序，證信序我們常常講，在此地可以少說幾句，是因為裡面有說、聽、時、處，記載得非常清楚，使後人能夠相信，證明確實是諸大弟子結集如來當時所說的，所以稱之為證信。

從「爾時世尊」到這一品的結束，這一大段是本經的別序。所謂別序是只限於本經才用得上，移到其他經典裡面就用不上，所以它不能夠通於一切經，這叫做別序。別序也叫經前序，它是敘說這一部經發起因緣，所以不能夠移到別的經上去，在這一部經來說它要放在最前面，所以叫做經前序。諸位要記住，因為這個平常不大講，經前序是指一部經的別序，經後序是指一部經的通序。在次序上來講，通序在前，別序在後，就是經後序擺在第一，經前序擺在

第二，然後才入經文，經文就是正宗分，就是正說，次序是這樣安排的。在沒有說經之前，我們在經前序裡頭，就是別序裡面，所見到的是六種瑞相發起，就是放光現瑞，是用這種方式來發起這次法會的，所以也叫做發起序。這是完全以事相來表法，引起正宗，所以它是正宗的先導。

通序裡面有三點意思，第一個，我們說明建立的來由；第二個，我們說建立的意思；第三，解釋經文。先說建立的因由，這在一切經的註解裡面，如果註解要註得詳細的話，一定都有。可是在一般講經的時候，尤其是在這個時代講經，由於大家平常工作都相當忙碌，尤其是對於大部經，總是趨向於精簡，講得愈簡單愈好，愈簡單當然省略的地方就太多了，就是語焉而不詳，這在對外講可以的。為什麼？對外它是屬於宣傳的性質，是令眾生起信，對佛法有個正確的認識，目的在此地。可是對內這樣就不行，對內的目的是要叫我們自己修行證果，不是宣傳，因此我們的目標一定要深入經藏。這就是對內的講法跟對外的講法不相同的所在，我們一定要深入，我們要專攻。

現在我們就講建立的理由，這個意思是說，從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某處，與大比丘眾多少人等，這些字樣為什麼擺在經的開端？龍樹菩薩說過，就是造《大智度論》的那個人，《大智度論》是龍樹菩薩造的。「如是我聞」這些事情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說得詳細，《大論》我們也讀過，怕的是時間長了，雖然讀過又忘掉了，這個地方我們只能說略略的提一提。世尊將要入滅的時候，諸位要曉得這示現的，阿難很難過，佛快要滅度了，阿難表現的是個凡夫，跟佛那麼多年感情很深，看到佛滅度的時候心裡面非常痛苦，那真是我們世俗所謂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。他的同參道友阿[少/兔]樓駄告訴阿難說，你的責任是傳持佛法的人，必須要節哀，不能夠過

於悲痛，佛滅度之後還有哪些事情需要怎麼個做法趕快去請教。阿難這個時候心也亂，很痛苦，他說我現在想也想不出來，我應該去問什麼事情？

阿[少/兔]樓駄就告訴他，他說有幾樁事情必須要請教，佛陀不在了，咱們哪個來當老師？這個問題很重要。一個領袖一樣，他要是走了之後，哪個是繼承人？老師在的時候我們大家跟他，老師不在的時候我們跟誰？彼此大家都是同學，你說哪個同學出來當老師，誰也不服誰，這是個大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就是佛在的時候大家都跟著佛，依佛而住，佛在哪裡他們大家都跟到哪裡，這個一千二百五十五人一生都沒有離開過佛陀。佛滅度之後這些人依靠誰？這個問題確實是很嚴重的問題。第三個，那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當中，裡頭也有些調皮搗蛋的，所以叫惡性比丘。佛在的時候，他們都怕佛，他們一調皮做錯事情，佛把他們叫過來呵斥一頓、罵一頓，有的，屬於六群比丘一類的，你們學戒都曉得。實際上那都是大菩薩，故意裝得調皮搗蛋，不是真的，為什麼？沒有他們佛就不會定戒律了。他們故意裝這樣也犯過錯，那樣也造罪業，讓佛制定戒律，戒律就這麼來的，沒有他們佛就沒有戒律。所以這些統統是大菩薩。但是佛滅度之後，真的遇到這些頑皮的惡性比丘我們怎麼處置？如何與他相處？這是第三樁大事。第四個大事就是佛滅度之後，我們必須要把佛一生給我們的教訓，我們把它結集起來流傳給後世，這就是結集經典。當結集經典，這經典前面應該要用些什麼樣的言詞？阿[少/兔]樓駄就建議他這四點，叫阿難去請教。阿難請教世尊，世尊一一給他答覆。

第一個，就是佛滅度之後，誰是我們老師？佛就沒有指定人，佛指定的是「以戒為師」，佛所制定的戒律就是老師，如果我們守住戒律就跟老師在一樣，以戒為師。佛不在的時候我們跟誰住？佛

就跟我們講「依四念處住」，依四念處住就跟佛住在一起沒有兩樣。所以四念處是佛法裡面的根本法，四念處是「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」。諸位要曉得，四念處是屬於慧，是智慧觀，在止觀裡面它是屬於觀，戒是屬於止，有止有觀。

第三個答覆，就是惡性的比丘我們要如何與他相處？佛教給我們叫默摈，摈是摈棄他。用什麼方式？用默，默的意思就是說大家不理他就好。他造他的惡，也不要批評他，也不要責備他，不理他就完，他做他的，我們做我們的，用這個方式。諸位想想，這是非常有道理的，孔老夫子教給我們的，對於這些惡人是敬而遠之，敬而遠之就是佛所教的默摈惡比丘。見面對你恭敬不理你，絕不是見了面禮貌也沒有，一看到惡人瞪他一眼，這個什麼？這人家就起反感，就結下怨仇，不是。見面的時候有禮貌、也有言談，不跟他走一條路，不與他同事，這是「默摈惡性比丘」。可見得佛菩薩處世，沒有一樁事情不是建立在大慈大悲的基礎上，縱然看到惡性比丘，還是念念有感化之心，總希望叫他回頭是岸。所以才用默摈，敬而遠之，是用這個方法潛移默化教他回頭，你看看這是慈悲至極！

第四個問題，就正是我們經上這一段經文，一切經的開頭必須要安上「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與某大眾若干等」，要安上這些話做為這部經的發起。凡是佛經一開端一定有如是我聞這幾句話，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囑咐。經上沒有這幾句話這決定不是佛經，既是佛經一定有這幾句話。這是說「如是我聞」的來由。它的意思不外乎有三點，第一點是斷疑，第二點是息爭論，第三點是與外道經書有一個明顯的辨別，這是指當時對印度來說。因為佛滅度之後，一千年佛法才傳到中國來，在印度既然有一千年的教化，當然不得不慎重，而印度外道的勢力是相當的龐大。第一我們講「斷疑」，佛滅

度以後，諸天的天王禮請迦葉尊者，給迦葉尊者說，世尊滅度了，佛法建立的責任落在這些弟子當中，如何建立佛法？如何將佛法普遍的弘揚利益一切眾生？當然大迦葉也不能自作主張，於是乎就把這些同學們集會在須彌山頂。這當然都是聖者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須彌山在哪裡還不曉得，這都是些聖賢人。這些弟子們證得阿羅漢果，有神通的都來集會，迦葉尊者當眾宣布。所以我們今天講民主，這個民主最初可以說在佛教裡頭。

我們現在講民主集會儀式，依照《民權初步》，講集會這些程序。而在佛法裡面它不叫《民權初步》，它也不叫會議規則，它叫羯磨，這是佛教的名詞。所以佛教從世尊滅度之後，所實行的就是民主制度，大小事情都是會議來解決，重要的案件通過的時候要白四通過，比我們世間的集會還要來得慎重。你看立法院重要的案子三讀通過，在我們佛門裡頭重要的案件是四讀通過，讀第四遍沒有人起來反對，這個才算通過。所以真正講到要學習民主，也要到佛法裡面來學習。真正是太可惜，我們佛法沒有把這些好東西發揚光大。佛法在君主時代都能夠發揚流傳到今天，那民主時代應當更光輝才對，為什麼？它本身是民主。如果說民主時代佛法沒落了，這個真是天大的笑話。

第一次集會就是大迦葉召集的，在須彌山頂，迦葉尊者就宣布說，佛法如果要是滅了，眾生就可憐。於是乎就要求這些人不要滅度，他們那些人生死自在，所以要求他們還留在這個世間，等到我們把釋迦牟尼佛一生所講的這些經全部都結集完成之後，那隨你，你不願意住在這個世間，你要到他方世界你自由自在，隨你們到哪去。現在這個工作沒有完成大家都不要走，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責任。這些人聽了大迦葉的話也很歡喜，於是都接受迦葉尊者的意見，就共同在一起結集經典，這就最著名的五百阿羅漢。當然五百是

說一個整數，一定還有些零頭，在佛經裡面常常講數目是講整數的。這是最著名的五百阿羅漢在畢鉢羅窟，第一次的結集，這是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，大概三、四個月的時候。

迦葉尊者在定中觀察，同學當中煩惱沒有盡的不能參加這個法會，這個煩惱是指見思煩惱，沒有斷乾淨的不可以參加。這一看大家都證阿羅漢果，見思煩惱斷盡，只有阿難尊者他似乎沒斷盡，所以就把阿難請出去了，你還有煩惱，你不應該跟我們在一起，請你出去。阿難這個時候很慚愧，就告訴他，他說我有能力斷煩惱證阿羅漢果，因為做佛的侍者，所以就沒有將煩惱斷盡。迦葉尊者就說他的過失，說他有六種過失，一樁一樁的把他舉出來。阿難自己也承認，他就離開了。迦葉尊者說，你再用幾天功夫把煩惱斷盡了你再來。於是乎他離開，畢鉢羅窟的洞門就關起來。阿難就到第二天的晚上，他用功將殘餘的煩惱斷盡了，這個時候證阿羅漢果，再去敲門。迦葉尊者就說了，他說你如果真正漏盡了，你神通具足，你可以從門有開鑰匙的鑰匙洞，你就從那裡進來。像我們這個門，開鑰匙有鑰匙洞，你從那裡進來，沒有人給你開門。阿難尊者果然就從鑰匙孔裡進去了，再去禮拜大眾。

迦葉尊者摩阿難的頂，給他說昨天我對你責備得很重，為什麼原因？就是激發你趕快斷煩惱證四果羅漢，你不要怪我。阿難當然也非常感激他，這在禪宗裡頭傳法，諸位都曉得。禪宗第一代祖師是摩訶迦葉，摩訶迦葉傳給阿難尊者，所以摩訶迦葉與阿難尊者也有師生的關係。佛陀在世他們雖然是同學，阿難並沒有證果，阿難證果是在大迦葉的手上，所以有這麼一個關係在。為什麼迦葉尊者要逼著阿難這樣做？那是因為阿難多聞第一，所以結集經典一定要請他來複講。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之法他都能記得，一句不漏，所以要請他來擔任複講。大會的主席是迦葉尊者，但是主講的人，就是

複講的人，是阿難，參加這個法會的是五百阿羅漢。

法會的謹嚴之程度，有一個人提出來反對，這個話我懷疑，這句話就不能夠記錄下來。不是像我們現在開會多數通過就行了，那個地方沒有，有一個反對都不行。由此可知，這個經典結集的嚴謹。當時五百羅漢個個見思煩惱都斷盡，聽阿難複講沒有一句話反對的，這記錄下來流傳給後世。可是經典到今天，給諸位說，沒有當年那麼純了，為什麼？有後人加進去的。還有翻譯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見地不相同，翻譯的文字、言語多少都有關係。今天我們讀這個經不是像原本那麼樣的純，已經摻雜不少東西進去。雖然有摻雜，可是還是有相當的純度，這是我們要有自信的。那就是經典傳到我們中國來，這些翻經的人，結集經的是四果羅漢，翻經的人差不多也都是三果聖人，這是我們中國人有福，有修有證來翻經，就不會有錯誤，相差懸殊就不大。

我們再看看今天外國人，他們翻的那些經，諸位想想，能看嗎？那些英文本的佛經，翻經的人只懂得文字，不曉得境界。所以過去美國有些美國人學佛的，自己以為對佛學了解得很不錯了，到台灣來訪問。早年的時候我在台中，他們去拜訪李老師，跟李老師談的時候，這些外國人搖頭，談得很不投機，彼此觀念上拉不攏來。於是李老師最後沒有法子，就請教他幾個法相名詞，你解釋我聽聽看。他隨身帶著英文本的佛學字典，李老師就問他一個普通的名詞，實相，佛教裡講實相。他去查查了半天查出來，他的旁邊一個翻譯翻譯出來，實相怎麼講？真實的外表，實是真實，相就是外表，真實的外表。李老師一聽說好了，不要談，你去修你的去！這個搞法不是糟蹋了佛教嗎？所以問了幾個，真是全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，跟佛法的意思完全相違背。這就是翻譯的人不但是沒證果、不懂得佛法，甚至於連佛法普通的常識都沒有，請這些人來翻譯佛經，

介紹到外國，教外國人學佛，諸位想想看，他學的是什麼？

台灣這些年也做了不少翻譯的工作，我也給諸位說，到現在統統停頓了。青草湖的譯經院停了，聖嚴法師那個譯經也停了，搞了這麼多年，費了多少的精力，花了多少的金錢，沒結果。這些事情早都在意料之中。在早期這個譯經，我曾經提出一個建議，他們沒能採納。我這建議也是依據佛陀當年那就這些弟子們結集的，開會，要這樣翻譯。譬如我們翻譯這部《法華經》，我們要請一位《法華》的權威，甚至於不止請一位，我們請的愈多愈好，都是通達《法華經》的，講《法華經》的這些人，我們請他來。由這裡面再推一個上首請他主講，把這個經從頭到尾細細講。這些學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大家在底下聽，翻譯經的這些人也在底下聽，必須將每一章、每一節的意思都要搞清楚，有疑惑的提出來辯論，辯論到一個意思，大家都贊成同意，做成結論了，這樣把它譯成白話文。然後這白話文的本子譯出來之後，再用白話文的本子宣講一遍，這些大德們聽聽，有沒有問題？這沒有問題了，依據這白話文的本子再譯成外國文。我覺得這樣比較可靠一點，雖然是很費事，勞師動眾，但是可靠。

要找一個通英文，也懂得一點中國文，對佛教一無所知的，請他去翻，那翻出來的經，那是外國人確實是沒有福報。所以譯經院應當就是佛學院、就是研究院，這麼搞才真正是無量功德，真正是發心度一切眾生。我覺得我這個想法可能是最低限度的一個構想，不這樣做，實在很難談得上翻譯。我們中國過去譯經，你看看譯場的組織，羅什大師、玄奘大師的譯場，都是一、二千人參加，規模之大那是運用國家的力量，集全國人才，出家、在家的都聚集在一起來翻譯經典。所以我們中文經典意思能夠保持得完整，文字這樣的華美，不是簡單事情，不是一個人的能力能做得到的。這是佛經

自始結集的開端就是這麼做法，我們今天如何能說一個人、二個人、幾個人湊起來就可以來譯經，做這麼大的事情？經典所謂是人天眼目，不能這樣輕率、這麼草率，應當要慎重。

再給諸位說，阿難證果之後，假如結集經藏的大會，當他一升座的時候，有諸佛菩薩神力加持，這是有感應的。將來諸位自己也會有這個感應，你在講經的時候，升在講台跟你在台下不會一樣的。阿難一升在台上，那個面貌就跟佛一樣，所以有的人就疑惑，是不是釋迦牟尼佛又來了？或者疑惑是不是阿難成佛了？或者疑惑是不是他方佛來了？阿難一唱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什麼地方，大家這個疑惑沒有了，曉得這是阿難尊者。所以這叫斷疑，這第一點意思。第二個意思就是「息諍」，諍是爭論，大家都是阿羅漢、都是同學，你有什麼資格來講經？你有什麼資格來發表你的高見？阿難一說出，「如是我聞」，這底下統是佛講的，大家沒話說，一切爭執沒有了，所以這是第二點的意思。

第三個意思，就是很顯明的與外道的經書有所差別，外道經書它的一開端，它有「阿憂」兩個字做為引起，佛經用「如是我聞」引起。阿憂這是印度話，阿是無的意思，憂是有的意思，所以它們的經書就把這兩個字放在前面，就是無跟有這兩個字放在前面，意思是指一切萬法雖然不同，但是總不出有無兩端，這是外道所建立的。這個觀念跟我們佛法的觀念可以說是完全不相同，有無兩端是相對的，在今天學術界裡面講很有道理，我們今天學術界崇尚相對論，相對的世界，有無就是相對的。由此可知，外道他們的學說、思想是建立在相對的基礎上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是建立在一真的基礎上，這個不相同。因此佛的經典，佛就教阿難經典一開端安「如是我聞」四個字。這四個字所顯示的，包括的意思非常之深，如是萬法皆如，如就是是，等到我們講這個字的時候，其味無窮，沒有

一法不包括在這兩個字當中。而這一句話又是聖言量，所以說是理事都能夠貫通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，這四個字是妙絕了。這是與外道的經書有一個最明顯的辨別，一打開看前面第一句就能夠辨別這是佛教經典還是外道經典。所以有這三點的意思。

到下面這就是序文的經文，從「如是我聞」，先解釋這六種成就，「如是」是信成就，「我聞」是聞成就。「一時」是時成就。

「佛」是主成就。「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」，這就是我們平常講的靈山、靈鷲山，這是處所成就。「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」，這以下是眾成就。就像開會的時候，會議記錄一樣，有完完整整的記錄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將序品大意介紹出來，經文還是下次再給諸位來講解，精華在「如是我聞」四個字上。今天天氣也冷，大概知道今天開經的人恐怕還不多，希望你們與同修當中多多的聯繫，這個因緣非常的殊勝。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正式的經文，從下一次我們就要開始講了。